



群書治要

第四冊

世界書局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群書治要

第四冊

後漢書四卷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群書治要 / (唐)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

世界, 2011. 03 印刷

冊 : 公分

ISBN : 978-957-06-0431-3 (第 4 冊 : 平裝)

ISBN : 978-957-06-0438-2 (全套 : 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群書治要 第四冊

120-7507

著者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二號

地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02) 2311-3834

傳真 / (02) 2331-7963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一版一刷

定價 / 全套十冊 台幣二〇〇〇元

群書治要 第四冊 目錄

卷二十一 後漢書一 四七八

卷二十二 後漢書二 五〇六

卷二十三 後漢書三 五三七

卷二十四 後漢書四 五六七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一

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郡進至邯鄲故趙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爲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卽皇帝位封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

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卽授印綬。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歟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二十一年，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

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論治，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生之福，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踏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冬，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

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詔子噉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災尤大、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豈祖考之意。

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詔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

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

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七年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草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

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何異、斯亦殆近之矣、間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彊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

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而崩齊民歲增闢土日廣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舊無時
臨至縣
接十字
補之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斷雕爲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漢書下
貴人二
字補之

人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官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
內無出闕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
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
多豐，必委成家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
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
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
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
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
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罔犴之下。湮滅連踵，傾
輒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大運，
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
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年，
立爲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經，好

舊無所
字無每
於至政
事十一
字皆補
之

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加緣諸
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爲綺毅就視
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
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
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之多有所
降宥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
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自撰顯
宗起居注削去冗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
旦夕供養且一年旣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
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
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
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
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
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
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
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
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
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

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絲襪、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衛尉羊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替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木、其根必傷、且人

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胷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優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卽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且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關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